

黃宗羲全集

第九冊 易學·曆學



浙江古籍出版社

吳光 執行主編

毛佩琦 陳敦偉 王永嘉 校點 劉操南 吳光 統稿

黃宗羲全集

第九冊

易學·曆學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冊點校說明

我們將黃宗義的經學代表作易學象數論與其曆學著作曆學假如、授時曆故合爲一冊點校出版，而以題名「黃宗義學」其實作者待考的日月經緯（原題新推交食法）一種作爲本冊附錄整理出版。

易學象數論六卷，現有寧波天一閣藏汪虞據康熙間汪瑞齡西麓堂刻本校訂之重印本、清乾隆間四庫全書寫本、清光緒間廣雅書局據汪氏原刻本重刻本。我們以廣雅叢書本爲底本，以其他二本爲校本進行校點。由陳敦偉、王永嘉校點，吳光統稿。

曆學假如如二卷，其中西曆假如、授時假如如各一卷，僅存康熙間姜希轍西爽堂刻本一種；授時曆故四卷，僅存民國間劉承幹嘉業堂叢書刻本一種；日月經緯二卷，僅存餘姚梨洲文獻館所藏原稿本。均由毛佩琦標點，劉操南統校，並撰寫了校讀記。最後由吳光統稿。

本冊目錄及點校說明均由吳光編寫。末附吳光撰著之黃宗義遺著考（五），以供讀者參考。

本冊所收各書整理及排印都很繁難，錯誤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教正。

吳光

黃宗義全集第九冊目錄

本冊點校說明

吳光

易學象數論 六卷

自序

卷一

圖書一

圖書二

圖書三

圖書四

圖書五

圖書六

龍圖序

先天圖一

先天圖二

天根月窟·····二〇

八卦方位·····二一

納甲一·····二三

納甲二·····二五

納音·····三一

占課·····三七

卷二·····四三

卦氣一·····四三

卦氣二·····四四

卦變一·····五四

卦變二·····五七

卦變三·····六〇

互卦·····六四

蓍法一·····九五

蓍法二·····九七

蓍法三·····九八

占法	一〇〇
卷三	一〇四
原象	一〇四
卷四	一二五
太玄	一二五
太玄著法	一二六
乾坤鑿度一	一三八
乾坤鑿度二	一四〇
乾坤鑿度三	一四一
乾坤鑿度曆法	一四三
乾坤鑿度主歲卦	一四六
乾坤鑿度世軌	一四八
文王世軌	一五〇
水旱軌意	一五一
乾鑿度五德轉移	一五二
元包	一五二

潛虛……………一五四

潛虛著法……………一五六

命圖……………一五八

洞極一……………一六〇

洞極二……………一六一

洪範……………一六三

洪範著法……………一六四

洪範名數……………一六七

洪範吉凶排法……………一六八

卷五……………一七二

皇極一經世……………一七二

皇極二起運……………一七四

皇極三卦氣序……………一七六

皇極四著法……………一七八

皇極五致用……………一八〇

卷六……………二二五

六壬一	二二五
六壬二	二二六
六壬起例	二二八
答王仲擣問泠州鳩七律對	二三四
太一一	二四六
太一二	二四八
太一推法	二四九
太一命法卦限	二五七
大遊卦法	二五九
小遊卦法	二六〇
遁甲	二六一
遁甲發凡	二六二
超神接氣直指	二六六
衡運	二六八
胡仲子翰衡運論	二六九
卦運表	二七二

推法……………二七六

流年直卦法……………二七六

附錄

易學象數論序……………〔清〕汪瑞齡 二七八

四庫全書總目易學象數論提要……………二八〇

曆學假如 二卷

姜希轍序……………二八二

卷一 西曆假如……………二八四

日躔……………二八四

月離……………二八七

五緯……………二九一

交食……………三一

卷二 授時假如……………三九

步氣朔……………三九

步日躔……………三三三

步月離……………三四一

步交食……………三六八

授時曆故 四卷

卷一 氣朔曆……………三八六

卷二 日躔曆上……………三九七

卷三 日躔曆下……………四二七

卷四 月離曆……………四五四

宋景昌序……………四七四

授時曆要法歌……………四七四

劉承幹跋……………四七七

附：日月經緯原題新推交食法 二卷

卷一 推庚辰歷元後二十四節氣日率……………四八〇

卷二 歷元後一百恆年四行根數表……………五一七

跋尾……………五五〇

附錄：黃宗羲遺著考(五)……………吳光 五五八

一、易學象數論考……………五五八

二、曆算著作考……………五六一

易學象數論

自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皆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

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

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京、焦之時矣！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

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象數論卷一

圖書一

歐陽子言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義，家傳戶誦。今有見歐陽子之言者，且以歐陽子爲怪妄矣。然歐陽子言其怪妄，亦未嘗言其怪妄之由。後之人徒見圖書之說載在聖經，雖明知其穿鑿傳會，終不敢犯古今之不韙而黜其非。中間一大儒，亦嘗致疑於此。張南軒以河圖爲興易之祥；魏鶴山則信蔣山之說，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而戴九履一者，則太一九宮之數；宋潛溪則信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洪範本文爲洛書。皆礙經文而爲之變說也。是故歐陽子旣黜圖書，不得不并繫辭而疑其僞。不僞繫辭，則河出圖，洛出書之文駕乎其上，其說終莫之能伸也。然則欲明圖書之義，亦唯求之經文而已。六經之言圖書，書凡四，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禮運曰：「河出馬圖。」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由是而求之，圖書之說從可知矣。

聖人之作易也，一則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再則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此章之意正與相類。「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者，仰觀於天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俯察於地也。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戶口扼塞，如夏之禹貢，周之職方是也；謂之河、洛者，河、洛爲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圖書，皆以河、洛繫其名也。顧命西序之大訓，猶今之祖訓，東序之河圖，猶今之黃冊，故與寶玉雜陳。不然，其所陳者爲龍馬之蛻與？抑伏羲畫卦之稿本與？無是理也。

孔子之時，世莫宗周，列國各自有其人民土地，而河、洛之圖、書不至，無以知其盈虛消息之數，故歎「河不出圖」。其與鳳鳥言之者，鳳不至爲天時，圖不出爲人事，言天時人事兩無所據也。若圖、書爲畫卦紱疇之原，則卦畫疇紱之後，河復出圖，將焉用之？而孔子歎之者，豈再欲爲畫卦之事耶？觀於論語，而圖、書之爲地理益明矣。禮運出於漢儒，此可無論。楊子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經文旣如是其明顯，則後儒之紛紜徒爲辭費而已矣。

某之爲此言者，發端於永嘉薛士隆。士隆曰：「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終始之數，九實戶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於是乎！」士隆旣不安後儒之說，超然遠覽，而又膠滯於

數，始信衆言之難破也。

圖書二

案漢儒孔安國、劉歆皆以八卦爲河圖，洪範本文爲洛書。鄭玄依緯書則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自唐以前，皆祖其說，無有異同。

其一六居下之圖，楊雄曰：「三八爲木，爲東方；四九爲金，爲西方；二七爲火，爲南方；一六爲水，爲北方。」又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乾坤鑿度曰：「天本一，而立一爲數原，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合而成水性。天三地八，木；天七地二，火；天五地十，土；天九地四，金。」虞翻易注曰：「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黃帝內經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王冰注：「生數：水數一，火數二，木數三，金數四，土數五。成數：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十。」歷考諸家，皆以爲天地之數，初未嘗以此爲河圖也。

其戴九履一之圖，乾鑿度曰：「太一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張衡曰：「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魏伯陽曰：「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

稟中宮戊巳之功。」又曰：「太一乃君，移居中州。」內經有「眚於三，東方；眚於九，南方；眚於七，西方；眚於一，北方。眚於四維。」歷考諸家，皆以爲九宮之數，初未嘗以此爲洛書也。

《圖》、《書》之所指既如彼，二數之稱名又如此，兩者判然不相及。至宋而方士牽強扭合，儒者又從緣飾以爲授受之祕，而漢唐以來之議論，一切抹煞矣。當日歐陽子之所謂怪妄者，猶是漢儒之說，第以龍馬、神龜爲不經耳。若二數，乃日者之常談，且不足怪妄之矣。奈之何旋毛圻文之附會，紛紛如寐語也。

且《圖》、《書》亦自有辨，天地之數，固命之爲圖，九宮之數，是亦一圖也，豈可爲書！漢儒圖則言畫，書則言文，猶致嚴於名實，此則不暇自掩其失矣。

圖書三

劉牧謂《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李觀、張行成、朱震皆因之，而朱子以爲反置。

一證之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然鶴山辨之曰：「邵子但言方、圓之象，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星少陽，土少柔。偶者爲方，爲陰；奇者